

波希米亚查铁顿事件与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困境^①

卫 华

(湖南工业大学,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19世纪30年代是西欧浪漫主义发展的鼎盛时代,在文学史上是光辉灿烂的一页。然而法国发生的波希米亚青年查铁顿事件却提醒人们,浪漫主义在进入全盛的刹那,也开始潜有自身的危机,它彰显浪漫主义时代人们的现实困局和深层困惑。查铁顿向波希米亚称号的迁移,可能意味着“波希米亚”是困境中的出路。

关键词: 波希米亚;查铁顿事件;19世纪30年代;浪漫主义

中图分类号: G05;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0)03-0073-04

Bohemian Chatterton Events and the Early 19th Century Romantic Plight

WEI Hua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8, China)

Abstract: In Western Europe, romantic developmen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1830s, about which what is written down i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s glorious. However, Bohemian youth Chatterton events happened in France reminded people of the potential crisis of romanticism the moment the movement reached its prime. What have been highlighted are romantic era's people's real life difficulties and their deep confusion. The term migration from Chatterton to Bohemia may mean that “Bohemian” was the way out in predicament.

Key words: Bohemia; Chatterton events; in the 1830s; romanticism

一个既定的历史文本是一张紧密编织的大网,后现代的一些阅读方法却告诉人们,任何一个文本都存在一些裂隙,可以破坏网络,在网眼中潜隐地植入新的内容,为人带来新的历史认知。19世纪30年代的波希米亚青年查铁顿事件就是这样一个突破口。在19世纪30年代是西欧浪漫主义发展的鼎盛时代,它有一丝裂隙,提醒人们,浪漫主义在进入全盛的刹那,也开始潜有自身的危机。在诸多同质化的教材及论文话语议论背景中,本文注目这一事件的挖掘,将有助于人们对这一时代的精神气质有更为全面的认知与扫描。

查铁顿,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波希米亚文艺青年。^[1]其确切是指法国19世纪初的剧作家维尼1835年创作的剧本《查铁顿》,它取材于一个真实的诗人

自杀故事:托马斯·查铁顿,二流英国诗人,因为贫困和资助人的拒稿而身心疲惫,在1770年自杀身亡,年仅18岁。真实的查铁顿死亡时并没有什么特别影响。到19世纪的维尼将这个故事编写成剧本并于1835年首次在巴黎上演后,却引发出乎意料的轰动效应,成为一个具有象征色彩的近代事件。对这出剧本的分析也就成为我们进入话题的重要媒介。

在作者的描写中,查铁顿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十分苍白,神情活跃,身体却很虚弱,因为熬夜和思考而精疲力竭,举止朴素而不失高雅,语词和声调庄重而富激情”。^[2]1975他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在牛津读过书。穷困潦倒之后,他在冷酷的老板家里租了一间房。他写过一些诗歌,但他一直被债主追债。唯一一个对他表示理解和同情的人是老板的女儿基蒂,她爱上了查铁顿,但查铁顿自己却不知道。查铁顿给市长写信请求他的帮助,但得到的却是一个仆人

^① 收稿日期:2010-03-10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科基金课题项目“论西方审美文化视野下的波希米亚精神”(08YBB006)

作者简介: 卫 华(1972-),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波希米亚文化。

的位子。不仅遭受这种屈辱,报纸还散步谣言,说他的诗可能出自别人之手,这个年轻人敏感的自尊无法承受这一切,于是他服毒自杀了。

故事其实普通,但翻阅当时的历史资料,年轻人对这出剧本的欢迎迷恋到了令人惊诧的地步。担任剧本演员的马丽多瓦尔于1836-1837年期间在外省进行了数月巡回演出,她定期给维尼写信,1836年12月28日写道:“我的上帝,我的天使,人们是那么地倾慕《查铁顿》!在所有的省份,人们谈论的都只有这部作品,在我不能演出的城市,人们都像疯了一样。”^{[2][181]}1837年1月11日,女演员在蒙彼利埃进行演出,写到:“昨天,所有的观众都要求表演《查铁顿》,早上又有50多个人来找经理要求上演这部戏。今天早上,当我坐进马车的时候,我看到海报下面添了一行大字‘等待查铁顿’!‘在巴黎,你没有经历过比这更美妙的夜晚,一切都感受得到,大厅观众的安静和专注令人赞叹,整个正厅全是年轻人,世上最激动的年轻人!’”^{[2][182]}观众的激动情绪来源于剧本的主题,它迎合了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情绪思潮。查铁顿这个人物在维尼所赋予的解释中,成为了大革命后浪漫主义者艺术和生活问题的一个集中纽带。

二

是什么纽带?我们知道,浪漫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大革命的狂风暴雨激烈改变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浪漫主义一方面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情感主义、自由论的心灵表现,同时又反对物质社会的庸俗势力,厌恶新统治阶级的唯利是图,反抗经济过分发展之下所造成的机械化及人的价值的贬低。以审美原则对抗功利原则,以激情对抗僵化的理性,渴望以艺术为生,这些都是这一时期浪漫主义精神的重要组成。然而,《查铁顿》剧本却表现出似是而非的模糊气质。

一方面剧本充满对艺术的赞美,对社会的失望和资产者的仇恨,对理性与功利主义的贬抑,还有查铁顿的个人主义、激情与疯狂、死亡观等等,无疑是浪漫主义气质的秉持。尤其是,它集中再现了19世纪初文人艺术家们的生存困境。诗人查铁顿非常年轻,也不乏奋斗的的决心和意志,最后却走投无路,不得不选择自杀。自杀的结局反映出当时市场社会19世纪艺术家作家生存被碾压的苦难。如维尼自己在1834年在剧本的序言中借用的拜伦《异教徒》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诗人就像是被困在炙热碳圈里的蝎子,他试图辟出一条道路,无计可施的他最后只有把有毒的蛰针转向了自己。的确,1830年代社会文人

的贫困卑微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启蒙运动曾经定义的负有社会使命的艺术家只是理想中的想象,19世纪艺术家不过是市场压力中挣扎的一个智力产品生产者,被债主追债的查铁顿是当时艺术家困顿境遇的冰山一角呈现。“受难诗人”,自此成为19世纪诗文作品中的一个艺术家形象母题。

但另一方面,不仅仅是象征性地再现艺术家与外部世界冲突,比之于其他浪漫主义文学作品,《查铁顿》暴露出1830年代浪漫主义者自身观念的困惑:

1. 艺术身份认同的移位。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作品创作?艺术家的本质是什么?18世纪以来文学场生成的观念是,艺术是艺术家们的天才创作,而具体艺术作品是诗人身份认定的标志。但查铁顿剧本对诗人身份的判定却发生着某种漂移,也就是,剧本里的诗人身份的获得来自于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表面上,剧本凸现社会与个人的冲突,作者将浪漫主义者与社会牺牲品联系起来,谴责社会不支持诗人,拒绝他们依凭他们的天性生活。可仔细看,剧本里社会与诗人二者的对立实质上只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当时社会通常意义上的日常生活在诗人那里杳无踪迹,用一种不同于普通资产阶级市民的将查铁顿与其他普通资产阶级市民区别开来的诗人身份特征,不是别的,不是他写了多少看得见的有成就的作品,而是一种纯粹沉浸于幻想的诗人式生活方式。除了神圣的诗人工作,查铁顿不做任何其他事情。他天生就有一种深刻的、亲密的、自孩童时期就契入他灵魂的痴迷想象,无尽的想象!他只能被他人照顾而生活,在他的内心有像火山一样的东西,在沸腾生长,他要求人们因为这和谐而允许他常规的工作的中断。这就是维尼所定义认同的诗人。艺术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作品创作?维尼肯定幻想的诗人生活而反对日常的其他生存,他的诗人形象指出了在浪漫主义文学世界正在发生的文学身份认同的变化问题。

2. 艺术本质的价值困惑。同样,艺术的价值观念也发生某种裂隙。剧本中的主人公似乎专心专意信仰艺术,认为艺术动人心魄,唯此生存才有的人生幸福,但事实真是如此么?我们回到维尼在序言里那个著名的“蝎子”比喻。诗人以蝎子”自喻,耐人寻味。众所周知,蝎子是个毒物,难道艺术的本性就是一种毒?维尼无意识的思维裂隙反映:即便“惟艺术是举”的浪漫主义观念盛期,艺术的本质问题仍然在折磨着浪漫主义艺术家。艺术一方面被视为理想的圣物,但另一方面它的实际价值又遭到怀疑。“艺术是个诱人的禁果,”威肯罗德说:“任何

人只要尝到了它核心最甜的果汁之后,就从生气蓬勃的世界中撤退了,他越来越蜷缩到自己快乐的小角落里”。^{[3]100}“禁果”来自圣经伊甸园故事,传达出“艺术”一词在当时浪漫主义者心目中幸福/灾难并存的二元性。“蝎子”意象更甚一筹,追求艺术至上的年轻人感觉到了从事艺术的尴尬,“这就是艺术的毒药,艺术家们认为他的舞台才是宇宙中心,而真实生活只是个外壳,是个悲惨的仿造罢了。”^{[3]100}艺术是甜蜜还是苦难?“蝎子”之喻凸显艺术本身的尴尬。

3. 艺术天才观念的怀疑。在对艺术本质的连续质疑之中,浪漫主义最经典的“天才”观念在《查铁顿》剧本中也成为问号式存在。查铁顿和这时每个具有一些才智或想象天赋的青年一样,感到自己被文学艺术的职业所吸引,渴望以艺术为生。然而在基础教育日趋普及的法国当时社会,这类从事文学艺术的无名年轻人太多,在“作家一生的疲劳、危险和艰难必然是加倍巨大的1830年这样的时期”,^[4]他们不同于那些光环闪耀的明星作家,更多体验的是诗人角色的卑微渺小以及文学本身的酸甜苦辣。查铁顿也知道其他人可能将他的抗辩当作要求社会去支持那些缺乏才华只有梦想和幼稚野心就宣称自己是作家的人们。对此,他的回答是“怎么会知道呢?谁给了你们权力去扼杀一棵橡子,就因为说它不会成长为一棵橡树?”^{[5]16}“树”是浪漫主义的经典意象,在《镜与灯》中艾布拉姆斯曾把这个意象作为浪漫主义者才华凸现的重要论据,但是在查铁顿的辩护中,该意象却被概念偷换。这种以不同于传统浪漫主义天才式判定法来定义诗人的倾向在其他作家笔下也有出现。皮亚特在1834年出版的关于巴黎生活的散文集中,描述到了艺术家的矛盾生活:今天每个年轻人都宣布自己是个艺术家,年轻人一离开家庭,马上就宣称自己是艺术家。“一群年轻人穿上古怪奇异的服饰,采用中世纪打扮及语言,期望被人们当作艺术家。但是,他们只是彼此摹仿抄袭了一些共同姿态,他们缺乏艺术家最必要的品质:原创性。”^{[5]17}没有才华但以个性和生活方式为依据的人是否是艺术家?查铁顿的自我辩护抛出了又一个关于艺术的质疑。

三

看来,《查铁顿》是独特的。浪漫主义文学艺术观念基本构型于康德的美学原则,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一些基本的美学原则,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即假定艺术品应该唤起的一种纯粹心灵审

美状态,在这一纯粹状态中,所有的情感、欲望以及一些实用的考虑都必须被超越。在康德看来,美的创造者必须是真正特殊的人物,他把这类人叫“天才”,天才的特性是能进入超自然的王国。^[6]康德的观念被他的信徒发扬光大,他那独特的美学主张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准宗教的迷狂,然而,同样作为浪漫主义忠实信徒的查铁顿剧本却表现出似是而非的矛盾气质。查铁盾事件无意识暴露的几重组结,凸显浪漫主义观念在发生自我的裂隙与质疑。

1830年代欧洲年轻人“自杀风潮”从另一层面证明这个时代关于艺术和艺术家定义的危机。如圣伯夫说:“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勒内们和查铁顿们具有疯狂且不可思议的想法,就是成为一个死去的伟大诗人。”^{[2]186}自杀的数字在大量增加:从1827年的1542人,增加到1839年的2747人。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自杀:失恋、疾病、失败以及钱的问题。但很多人之所以自杀却是为了一举成名。安娜马丁·菲吉耶在《浪漫主义者的生活》里这样写道:“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要求获得‘不幸的伟大诗人’称号,为了在后世葆有这个称号,需要有个导演。先决条件是: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去世,还要有某个人把这桩过早的死亡变成一个事件,出版你的作品或者仅仅赞颂你凄凉的命运。正因为如此,1833年雨果向五年前在22岁时去世的加卢瓦致以了敬意;同一年,布列塔尼诗人帕蒂试图把他在1835年去世的朋友鲁兰塑造成一个新的查铁顿。”^{[2]186}语调有一种反讽,让人们看到一个浪漫主义神话的制造:以“自杀”而不是“工作”,以“不幸”而不是“勤劳”来成为一个伟大诗人。“艺术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地位如何?”“艺术是至上的吗?”“艺术可不可以只是一种生活”,诸多困惑如潮暗涌,给正光华灿烂的1830年代浪漫主义主潮抹上一缕不协调色调。浪漫主义在进入全盛的刹那,也开始酝酿自身的危机。

这就是《查铁顿》的微妙。翻阅1820-1840年的浪漫主义历史著作,大都会看到该事件记录,巨大的轰动性效应使史学家不可能忽略它的存在;但查铁顿文学身份的卑微、创作成就的微小,又使批评家们无法大书特书,《查铁顿》要么以文人轶事方式出现在史学著作,要么在维尼作品的介绍中附加一笔。不经意的书写矛盾说明:人们意识到《查铁顿》角色重要,但是对它的文学史位置又无法恰当定位,无法认识其深层意涵。应该说,《查铁顿》事件的独特就在于他既是浪漫主义气质的集中再现,又是浪漫主义内部病源的凸显。

浪漫主义之“病”,是现代艺术遭遇现代生活

“场”必然发生的景象。1830年后,有关艺术和艺术家的问题在精神舞台上占据了重要位置。随着七月革命的到来,社会发生了改变,资产阶级操纵着国家,甚至有着纯粹贵族血统的君主,比如查理十四,也受到大多数资产阶级臣民的传染。在这样一个新社会,雨果所定义的艺术——负有社会使命的通灵者和预言家,将变成什么样的人呢?在理想状态中,诗人受到神的启示,应当为人民指明道路,这个乌托邦式人道主义的观点没有改变;而实际上,诗人依靠的是向他提供赞助、购买他作品的凡人。“人民”并不参与艺术交易,潜在的顾客是资产者。艺术家因此被困在了生产者与购买者、创造者与消费者、艺术家与资产者等形成的对峙中。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浪漫主义者仍然只是单纯倡导天才、自由、理想、艺术至上等艺术理论,片面强调一个侧面的美学观,就成为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且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危险的意识形态。

不难看到,这时期的浪漫主义艺术确实有一种“逃避”姿态:逃避本该正面对的事物,避开不能对付的情况,逃避强大得无法向之进攻的敌人。许多作家把新兴的商业社会当成这种敌人,而且他们相信他们的唯一希望是找个避难所来避开它。他们躲入过去,向往乌托邦,迷恋童年,回归大自然,甚至企图逃到混乱及无政府的状态里。如亚诺·豪斯所言“浪漫主义者因此也被无助地暴露在声势汹涌的现实之中,或屈服其下或违反它,却从未感到和它平等”。^{[3]98}事实上,从一开始,浪漫主义就面临“何去何从”的困惑与抉择。

“困惑”,本是这个时代的标石。因为大革命之后的欧洲现代社会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工业发达,城市崛起,物质生活逐步丰裕,新鲜事物层出不穷,文人也从庇护制度下解放出来,个人主义情绪高涨,社会充满新鲜活力;另一方面社会生活又充斥世俗性的物质主义、工具主义、商业剥削,充满庸俗作风。一方面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气息还萦绕在成长着的青年世界;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从事艺术职业的年轻人却自身生存也岌岌可危。这样的现代社会既允诺每个个体的自由幸福,又充斥不公正和剥削;庸俗的中产阶级生活与英雄的诗人气息,艺术气息的独立自由与市场的巨大牵掣,各种矛盾张力同时并存,构成现代社会令人困惑的魅力。汉斯·罗伯特·尧斯说,“浪漫主义时代所经历的现代性是很反常的,它不再是过去时代的对立面,而是与现在的时代发生冲突。”^[7]真的浪漫主义者需要面对现实:世俗化的、都市化的、市场化的

资产阶级现代生活现实。曾经启蒙时代时期的文学导师,需转变为能打开现代社会个人生存空间的实验者探险者。个体如何来开拓行为与经验的方式,如何在个人小宇宙与社会大生活的冲突碰撞中既开拓深度又汲取力量,从而进入一个个人在社会生存的新天地,这是浪漫主义时代人们的现实困局和深层困惑。

到哪里去汲取新的生活智慧?

有意思的是,查铁顿被时人称之为“浪漫主义者”,勃兰兑斯《19世纪文学主潮》中就如此称呼。但是到今天,查铁顿这个名字出境频率更高的出处却是有关“波希米亚”的著作及话题。人们已把这位年轻的诗人变成了波希米亚人所珍视价值的代言人。贫穷与艺术,被诅咒的诗人、艺术家身份,艺术家社会地位,对资产者财富的憎恨,但凡这出剧本所拥有的内涵都不同程度地被人们颂扬为波希米亚的内涵。查铁顿向波希米亚称号的迁移,难道意味“波希米亚”是困境中的出路?

查铁顿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说明他在怀疑。但不用悬疑的是,查铁顿死后追封的“波希米亚人”的巨大声名,意味波希米亚这个“事件”的出现,既是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孕育的结果,但同时又是它自身内部的一个反语,是对其艺术理念和生活观念的一个初始质疑。在社会因果关系里,模仿和反抗是两个最基本的形式,它们混合酝酿了波希米亚色彩。当然,波希米亚运动是否真是浪漫主义新倾向的萌芽,里面还有许多曲折,这是下一篇论文所要继续的内容了。

参考文献:

- [1] 卫 华.波希米亚研究综述[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1).
- [2] 安娜·马丁—菲吉耶.浪漫主义者的生活[M].杭零,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
- [3] 亚诺·豪斯.西洋社会艺术进化史[M].邱彰,译.台北:雄狮图书有限公司,2001.
- [4]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49.
- [5] Seigel Jerrold. Bohemian Paris: culture, political, and the bondaries of bourgeois life, 1830 - 1930[M]. New York: Elizabeth Sifton Books, 1986.
- [6] 康 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序言.
- [7] 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M].田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54.

责任编辑:黄声波